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錄舉人臣周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  
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  
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

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  
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  
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  
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  
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  
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  
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

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  
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  
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  
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頭入朝詔曰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  
謀反遣使推頭為主頭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宣武景明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  
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

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

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卽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尔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尔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  
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  
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  
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  
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  
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  
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



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弟子，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為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贊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  
大將子推性沉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  
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  
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  
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  
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  
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

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為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字伯暉襲懿昂子棕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

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愍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

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介朱天  
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  
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奸  
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  
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  
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  
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  
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

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

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遲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子冲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祆幻遂說渤海人李

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  
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  
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  
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童遣  
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  
衆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  
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遙



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

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太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太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

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  
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  
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  
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  
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  
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  
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  
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

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  
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  
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  
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  
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  
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  
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  
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

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孤兔鬱縱橫齊初降  
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  
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錄四十  
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  
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  
負靈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  
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  
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

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闔闔門外  
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  
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  
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  
子立為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  
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  
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  
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

得言貪後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為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為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眾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眾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



兒子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

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  
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  
大治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  
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  
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  
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  
大將坐貪殘怒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  
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

曰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修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廨宇修義乃移東城為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

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  
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  
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居遂  
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  
左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  
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  
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

邀車駕論修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寅喻之乃止二秦反假修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度修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寅討之以修義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為少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

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  
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  
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  
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  
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  
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  
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  
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

克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克世克馳還舍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克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



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過乃止後周文為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于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

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薄責褒何故利金而捨

盜竊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  
盜臣罪一也百姓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  
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為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  
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  
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煬  
帝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  
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

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於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  
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  
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  
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  
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  
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  
綺羅歌衣儻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為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

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為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與棺

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大常卿  
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  
金行失御羣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祖孝文皇  
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  
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  
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  
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  
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

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忝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於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



云扶以比崇尺自相垂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為得而  
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  
異言取中泰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  
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  
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  
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坐聲色相  
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彛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  
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

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  
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  
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  
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  
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  
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  
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則足內朝  
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

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  
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  
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  
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  
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  
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  
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  
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

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鐘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鐘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

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  
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從日移  
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  
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  
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  
宣武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  
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

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  
聽臣覲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  
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  
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人為御史中尉  
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  
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  
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  
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

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  
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  
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宜樹維城永  
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  
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  
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為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  
祖所定毫釐畧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於時亦準議令  
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驕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



薨子祖育襲武定初陞馬薨子勤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北史卷十七

北史卷十七考證

陽平王新成傳季末陵遲斯典或廢○末監本訛宗今改從魏書

衍弟欽傳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監本畧畧下衍畧字今從魏書刪去

京兆王子推傳入為中都大官○官監本訛宜今改從南本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可監本訛有今改從

魏書

濟陰王小新成傳荀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孤監本  
訛狐今從魏書及下文李韶破荀兒于孤山句改正  
之

汝陰王天賜傳隋開皇初○隋監本訛隨今改正

廣平王洛侯傳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于監本訛於  
今改正

北史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

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草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寶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

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  
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  
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  
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  
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  
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  
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  
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

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髻髮善舉止  
言辭清辯響若縣鐘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  
大將軍以氐羗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  
后引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  
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  
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  
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  
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



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  
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  
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  
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  
令齊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  
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  
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  
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

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  
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  
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謏親令龜卜易筮  
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  
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  
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  
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  
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

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峻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

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陽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北域

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為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

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  
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  
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  
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  
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  
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  
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  
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

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  
得默爾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  
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  
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  
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  
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  
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  
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

先赴至卽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



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  
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  
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  
任一羣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  
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  
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  
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  
達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

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  
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  
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  
以蕭寶寅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  
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  
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岷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  
道據之澄總勒大衆絡繹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  
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

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

疎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  
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  
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  
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  
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  
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  
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  
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往七曰邊

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豐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

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  
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  
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  
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  
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  
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  
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  
匹輸塲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駿其

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  
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  
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  
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  
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賊  
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  
若生殺在下雲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  
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

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庶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



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麗貂於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

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

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  
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  
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彝  
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  
侍及元叉專權而彝耻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  
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彝庶長兄順字  
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  
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

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  
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  
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褻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  
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  
家為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  
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  
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

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  
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  
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  
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  
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  
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  
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  
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

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又曰  
北鎮紛紜方為國梗請假都督為國屏捍又心疑難不  
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  
既殺生由已自言天歷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  
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  
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為給事  
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  
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

元又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為青旄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

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人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哂笑何耻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



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  
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  
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  
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忝  
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  
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  
百以封順為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為蒼蠅賦屬  
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

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  
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  
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為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尚  
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為之  
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  
令史徐佺起佺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  
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  
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為

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  
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  
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  
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  
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  
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  
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  
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

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  
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  
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  
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  
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  
左僕射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  
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  
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

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  
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  
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  
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  
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為例贈尚  
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  
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  
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

見莊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  
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既寤  
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  
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  
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  
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髑  
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  
下今夢其兒為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

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  
不見之何者我夢臥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  
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  
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  
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  
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  
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  
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

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鷄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頗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



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卽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侯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尔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為尔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

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謚曰躁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今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

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  
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  
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  
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  
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  
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  
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季龍  
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

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  
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子英性識  
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梁州刺史帝  
南伐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  
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  
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卽位拜吏部尚書以前  
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  
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

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為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肅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

為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來三月之初理在必剋  
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  
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  
特開遠畧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  
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  
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  
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百姓後京  
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

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瞿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

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  
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  
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  
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  
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  
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貞興  
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  
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畧畧固請乃止累遷光祿



勲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  
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  
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  
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  
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  
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  
子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  
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

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  
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  
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  
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  
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  
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  
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  
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

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  
遂至極法世以為冤及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應焉靈  
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熙弟畧字儁興位給  
事黃門侍郎熙敗畧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  
賓便為荻筏夜與畧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  
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畧舊識刁雙時為西河太  
守畧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畧潛遁江左  
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

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畧為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  
附尋徵畧與法僧同還畧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  
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復  
除畧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  
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  
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畧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  
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畧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  
宗室親黨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

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  
西兗州刺史畧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  
平王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  
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畧守常自保無他裨  
益唯具臣而已尔朱榮畧之姑夫畧素所輕忽畧又黨  
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  
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鄆善鎮將在鎮貪暴為  
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尔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

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暉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  
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尔朱榮死世隆等推暉為主年  
號建明尋為世隆廢節閔立封為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  
薨諡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  
藝稱頻為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  
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降為定襄縣  
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為定州刺史鸞愛樂

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  
為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  
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為河內太守在郡清  
整有時譽明帝時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  
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  
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  
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  
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郡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

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  
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己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  
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  
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  
之日久難以頗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  
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  
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  
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



綱頽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  
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  
府每有表啟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  
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  
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  
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  
為莊帝親待內懼忝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

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  
壻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内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  
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  
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室錄尚書事總統内外  
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尔朱宗族聚結謀難徽  
算畧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  
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  
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薄少

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  
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  
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  
將露也及尔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  
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  
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  
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尔朱兆孝武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

受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諡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為夏州刺史以貪恠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

恣情聚斂為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  
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  
寡於經畧為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  
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  
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  
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  
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  
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諡曰康無子獻  
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  
改名思譽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  
知而不告削封為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諡密王子景  
畧襲位幽州刺史薨諡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為外都大官斷獄有稱  
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  
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

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  
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  
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  
武迎家於平城帝親見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  
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于路及薨至殯車  
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謁哀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  
從行弔禮諡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  
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

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輿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尒朱榮入洛避



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諡曰懿子

### 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為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章孝寬經畧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寬為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

肖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人盱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為秦王庫直大業中為西平郡通守樊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為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

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保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為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肩棕實有聲匡之塞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

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  
蹇諤個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  
行陣之氣儻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  
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畧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  
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  
永驚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詔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  
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  
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北史卷十八

北史卷十八考證

任城王雲傳康王薨居喪以孝聞○監本缺康王薨居四字今從魏書增入

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魏書無黃字不能辨此也○辨監本訛辨今改從魏書

哀動左右○動監本訛慟今改從魏書

皆為青旄莫不酸泣○青旄魏書作潜然

南安王楨傳至鄴上日暴雨大風○至鄴上日魏書作

至郡入治日

梁將齊荀兒率衆守縣瓠○兒一本作仁

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上魏書亦作入治殆避  
治字而然也

袁翻李琰之李神雋○魏書無之字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革監本訛草今改正

徽為莊帝親待內懼忝朱榮等○內懼忝朱榮等魏書

作內懼榮寵





北史卷十八考證